

YUEDU YU XINSHANG

王宗仁 主編

★★★★★★ YUEDU YU XINSHANG ★★★★★★

军事谊文出版社

阅读与欣赏丛书

2005中国军旅精短散文 年 选

王宗仁 主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中国军旅精短散文年选/王宗仁主编.—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1

(阅读与欣赏丛书)

ISBN 7-80150-506-9

I .2…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325 号

书 名/2005 中国军旅精短散文年选

主 编/王宗仁

出版发行/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66747357(编辑部) 66747236(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230 1/32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7 6232

字 数/136千字

书 号/ISBN7-80150-506-9/I·64

定 价/16.00 元

E-mail:jsywcbs@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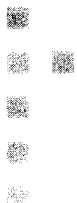
YUEDUYUXINSHANGCONGSHU
阅读与欣赏丛书

2005 中国军旅精短散文年选

四十年前的爱情	裘山山	1
回眸战火中的少年时代	邓友梅	8
母亲树	韩 光 徐振生	13
一段往事和一部影片的传奇	白建国	18
今生无悔	朱金平	24
其人其事	贾平凹	40
天水与军旅	杨闻宇	44
武胜关走笔	汤 宏	48
将军看娘	王天瑞	56
“政治思想工作”	高凯明	59
通向国门的路	高勇君	63
哨卡的第十八任班长	程荣贵	68
吃鸡蛋	北 乔	73
站在队列里写诗	石 祥	77
兵 殇	李本建	80
能活着就是幸运的	刘建馨	83
心灵的自由	刘白羽	88
读刘白羽遗嘱及其捐赠单	陈先义	92
战争与和平	一 冰	97
上帝之吻	关 捷	100
他发现了董存瑞	杨 哲 赵海书	103
无处找寻	杨宣强	108

目 录

家乡的那座空灵柩坟墓	李景荣	116
鲜花掩映的坟	王玉波	119
有个女孩来看兵	汪顺华	122
军属牌	乔秀清	126
清风舞动白杨树	戴立	130
墨脱的哭泣	凌仕汇	136
沉默的巴颜喀拉山	王宗仁	142
与狼周旋	刘春山	151
一个都不许死	杨铁心	157
18岁女兵66年望乡路	薛松云 汪小秋	162
雨中情	周知	167
最后的椰子	傅昌尧	170
古田曙色	马卡丹	174
致鸭绿江	刘曦雨	179
老山如此多娇	罗未然	185
拾荒人的梦想	王培静	191
夜读兵书	王树增	194
家信,女儿泪中最真实的一滴	文清丽	205
对面墙上的故乡	徐贵祥	210
幸福离我们还有多远	石钟山	215
普兰的微笑	张春燕	219
父亲	林茹	228



四十年前的爱情

◆ 寒山山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
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爱情
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
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 also 和她一起考入了。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

2005
中国军旅精短散文年选

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名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兵站都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二百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

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从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

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的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唐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

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喂”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很快也要离开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的一起走了，共赴黄泉，他们到那边去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

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大校于是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的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回眸战火中的少年时代

◆ 邢友梅

2005中国军旅精短散文年选

今天能站在这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让我先唱一支歌：

“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个光啊我的好老乡……”

我就是在这首歌鼓舞下，12岁时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那时，我刚上到四年级，父亲干活时跟日本工头打起来，把日本人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又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我唱的这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我姑姑家距我们村三里地，村东

头是伪军据点，西头有个初级小学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学校听课。校长姓魏，对我很好。有天他对我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学生高，又懂抗日救国道理，为什么不参军抗日呢？”我说：“村长说16岁以上才能参军，我周岁11。人家不要。”他说：“你要想参军，我可以做介绍人，就怕你父母不同意。”我回去跟父亲商量，我父母比较开通，虽有顾虑但没阻挡。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长领我见到了我第一位上级高凤林同志。高凤林同志问我：“你参军是自愿的吗？”我说：“是。”他说：“抗战很艰苦，而且要有牺牲准备，你不怕？”我擦着眼泪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魏校长小声说：“我说他思想早熟，是不是？”“高凤林拍拍我的肩说：“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抗日战士了。”

从这时起我正式走上人生之路。

高凤林同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我和他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和教导我工作方法。不仅言教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叫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在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把腰一躬拉我就跑。

这样经过几次，我胆子大了。有回他刚喊了一

句：“伪军弟兄们”，我就接上喊：“你们听着”，谁知他却按下我的头小声说：“你别喊！”然后大声喊“当汉奸没有好下场，弃暗投明，投降反正，我们既往不咎。”说完拉我就跑。他说：“你嫩声嫩气的，他们发现这边有小孩，说不定来追击我们！”

开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点上布置工作和所到的据点或村子与线人接头。他跟人谈话，我爬上屋顶或草垛上放哨。后来他就派我单独执行任务了。反扫荡中我们有人负伤。但缺乏药品。当时伪区长是我们村的本家。高凤林问我认不认识他。我说：“认识，按辈分我叫他三爷爷。”他说：“派你进据点给他送封信，敢去不敢？”我说：“敢。”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据点。找到区长住的屋，那位“三爷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一见我来，怠答不理的说：“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我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他叫勤务兵给我去倒茶。趁着屋里没人，我掏出信来塞给他说：“还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马上睁大眼珠子，摆摆手叫送茶来的勤务兵说：“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勤务兵出了门他才仔细看信。看完，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这信，我敢不送吗。”他笑笑说：“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问，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爷美言几句吧。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做。”我说：“那我就走了。”他说：“住一宿明天

走,叫这边的人认识你,以后再进来就方便了,我也许有话叫你往那边带呢。”

我住在文书屋里。半夜被一阵嚎叫惊醒,文书正爬在窗口上往后院窥视。他说:“这些狗日的!”我凑到窗口,见后院堂屋灯火通明。地下长凳上绑着一个人,脑袋仰在凳外,顺着嘴往外流水。一个穿日军军装的人手提着大水壶,其余几人有的拿着刀子,有的在灶火上烧着什么东西。最里边摆着桌子,桌旁坐着三个人,一边嗑瓜子,一边抽烟。中间那个人抖抖烟灰不紧不慢地说:“装啥咧,你没喝过水呀?说吧,枪藏在哪儿?”凳子上的人摇摇头,呻吟了一声。桌上的人说:“再灌!”穿日本军装的人就一手捏住凳上人的鼻子,把他嘴拉开,提起水壶朝嘴里灌水,凳上人哆嗦几下不动了,穿日本军装的人朝那人肚子上踩了一脚,水像喷泉一样从嘴里喷了出来。嘴里不喷水了,脑袋也不动了。旁边一人就拿干草来点着往那人鼻子里熏烟,呛得那人咳嗽两声,喘了口气,桌上的人就又问:“说不说,再不说就换热的,来,拿烙铁烙……”在火上烧东西的人立刻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烙铁,吓得我捂起眼趴到炕上去了。

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凤林报告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接着我就把夜里看到的一切告诉他,要求他以后别再派我到据点去了。我恨汉奸,不想跟他们说话。

高凤林低头沉默了好久,才说:“叫你去据点,一是你跟伪区长有本家关系,二是你在大城市里”

过,还学过点日语,见到鬼子也能应付一下。别人没这个条件。你看见了,不消灭鬼子汉奸,中国人还有活路吗?你进据点是革命工作,是为了打鬼子呀。”

在领导教育下,我坚持了下去。

抗日战争令我度过艰辛的少年时代。也使我受到了党的教育和时代的磨炼。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这就是个人生活境遇可能变,爱国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紧紧相连的。这段艰苦的历程,还无意间充实了我的写作资源。我的小说“据点”“猎户星座行动”“别了,濑户内海”“成长”等,都带有点自传性质。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日本友人提出让我到当年劳动的地方看看。巴老立刻表示赞成。他说:“当年在这里是苦力,现在以中国作家身份回来了,为什么不去?”消息传出去后,从广岛出发就有一批电视台、报社记者跟我上了火车。到工厂时,厂里的负责人排成一排,鞠躬欢迎,谈话中一再道歉:“邓先生,你当年在这里当征用工受苦了,实在对不起。”他们陪我坐车绕场参观,才知道我干活的车间已经变成一片荒地。一群记者挤上来问我:“邓先生,经过这几十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当年在这里当劳工是邓友梅,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是邓友梅,我个人并没有多少变化,变化的是我的祖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了。”